

正月里 天天过年

牟民

年没过时,早做了打算。正月里该去哪里出门,九十四岁的母亲会在我跟前念叨,正月你要去你姨妈家出门,别忘了;要去孙女的舅舅家,要去她姨妈家;你小姨妈在新疆,隔得太远,有十几年没去了。你去哪家要提前买礼物,不能空手。……我点头,跟母亲大声说,现在谁还稀罕那点儿东西,有票子就行。那不行,钱是钱,东西是东西,老人走不动,有钱也买不来的。看看这老妈,脑子不糊涂。我心里谋划着,准备多少钱,其中包括给外孙女外孙的压岁钱,往年一人一千,今年女儿说,要加一下,别弄得抠抠搜搜的。那就两千。算算,远近亲戚,也用不了多少。

俗话说,初一初二拜姑母,初三初四拜丈人,初五初六随心意,不忘姨母表兄弟,连襟舅子干亲戚。旧年吃了初一早晨的饺子,哥哥背上母亲给打点的竹条篓子,里面六个大枣饽饽,外加两个鱼果子,一条饼干一包大果子,篓子满满的,盖一条带花的新毛巾,一根围脖子缠在篓把,然后套在肩背上,兴冲冲往姑妈家去。我跟在后面,鼓足勇气,一上午走完15公里路。中间,看哥哥太累,我会把篓子拿过来背一气,让哥哥喘口气。等走到姑妈村,双腿打拌,实在走不动了。此刻,姑父等在街口,赶快接过篓子。

进家,姑妈拿出油炸小果子、炒花生、瓜子和各种水果,桌上摆得满满的。我们吃着,姑妈开始做饭,很快六个菜、有时候八个菜摆上桌,姑父打开红酒,给我们哥俩每人一杯。我感觉年三十的味道到了姑妈家,年没离开。下午,姑妈领我们去西村看戏,晚上吃过饺子,在村里看剧。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桌子好饭菜,吃过了,再到几公里外的马连庄看戏,每天热热闹闹的,好吃好喝,天天过年,年味儿始终在嘴边。

临别,姑妈会给篓子里压上两碗饺子,让我们路上吃一碗,留一碗给家人。有了饺子,路走得也快捷,走一气歇歇,吃个饺子,身上立刻有了劲头,再走一气,再吃几个饺子,不知不觉,饺子吃完了,我们也看见了家。

去了姑妈家,再去姨妈家,我们表兄妹十二个,有的去大河里滑冰,有的在街头放小鞭,很快听到姨妈唤回家吃饭的声音。吃两顿饭,傍晚返回,这一天照样热闹。

等到结婚了,初三这天,必须去五公里外的岳家拜年。我和妻子在外工作,做医生的妻子只有七天假,哪里不去,也不能不回娘家。有了女儿,自行车前绑个小椅子,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骑行在乡村小路上。到了岳家,连襟舅子一大帮,男人打扑克、喝茶聊天,女人忙活做饭。那饭菜比过年都丰盛,除夕只有岳父母和内弟一家团圆,初三则是大团圆,此刻年味儿浓浓的,喝酒时,感觉好像今儿才是过年,年没离去。

而今,我迈入了老年人行列,家有老母,年年回家过年。年三十到初三,只有母亲和我跟妻子,除了拜年的人来来往往有些热闹,鞭炮我也懒得放了。吃呢,顿顿几个菜,吃腻了,想办法吃个火锅,一点羊肉,白菜、菠菜、茼蒿、香菜当庄,换个口味,把年味儿变个味道,让迟钝的记忆有个新鲜印痕。初三,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一起回家,这家就热闹了。问好,给压岁钱,孩子激动得满脸红红的。有了孩子,家便有了生气,有了活力。做上一大桌饭菜,在闹哄哄的氛围里,喝酒,畅谈过往、展望未来,这年味儿才算到了高潮。

那就按部就班出门去,把该出的门走遍,把浓浓的年味儿带给姨妈舅父,带给连襟内弟,带给表兄表妹。真的是正月里天天过年。

春节四题

戴发利

岁月美酒

时间永远是滴滴答答、波澜不惊地走着。

芸芸众生的日子却过得抑扬顿挫,像大河九曲奔流,时缓时急,时而静静流淌,时而浪花飞溅。

春节,就是在时间的平铺直叙中,在日子的流淌里激起的浪花朵朵,拨弄的心弦曲曲。

如果说春节的滋味是可以品尝的,那么对于孩童来说,或许它是一杯鲜榨的果汁,稚嫩的味蕾感受到的全是快乐和欢欣;对于青年人来说,或许它是一大杯咕咚咕咚满上的啤酒,金黄色的酒液里舞动着欢快的气泡,一气呵成、一饮而尽,酣畅淋漓感充盈周身。

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则更像是一杯陈年的白酒、一瓶在橡木桶里沉积过的葡萄酒。如果是白酒,酒体应该是微黄的、在晃动中缓缓摇移,绝不会像纯净水那样一眼望穿的透明、毫无牵挂随意晃荡和飞溅。端起杯,须小酌,个中滋味要调动经年的经验去感受和把握,要在“辣”和“冲”的包装里寻找醇厚、丰满、纯正、余味,感受酱香、浓香、清香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

如果是葡萄酒,在瓶中它是入眼的,需要先把它在空气中唤醒,透过杯子、在灯光下探寻它是属于哪个年龄段的深浅不一的红或微黄,摇杯释放它的香气,感受葡萄故乡特有的果香和矿物、草木的风土之味,以及发酵的醇香、橡木桶的陈年香气。当酒液充盈唇齿间,应用整个口腔去品味酸、甜、涩那种复杂、浓郁的单宁和酒体……

人到中年,知己一杯,茶禅一味,独坐沉思,感悟生命。

时光可鉴

歌里唱道:“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孩提时代,总觉得过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放寒假、长一岁、过大年,要经过多么漫长地等待才能来到啊。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春节过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频了,好像上一个春节刚过,转眼这个春节又来了。

春节聚在一起,大家总要感叹一番——过得真快啊,转眼又长了一岁……就连三十岁刚出头,也要为赋新词强说愁,从身边找个孩子拉过来摸摸头,或者深沉地看看那些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人,老气横秋地叹一口气:老了。好像不说一句“老了”,就显不出自己人生的厚重。

时间流淌是无声的,岁月易逝、容颜老去却是蓦然回首中发现的。春节团聚中,看到那些曾经还是襁褓里的、蹒跚学步的、刚上学的孩子,如今竟然身材高大、容貌靓丽、谈婚论嫁、学业事业有成;那些曾经用双手、用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铺平人生路的父母长辈却垂垂老矣,甚至颤巍巍行动不便。同辈之人互相打量,眼里分明是互相的鬓角白发、眼角皱纹,那一声

“老了——”透着人生诸多感慨,有豁达有无奈、有泰然有酸楚。

时间没有去哪里,时间都在你曾经走过的路里。流逝的是时间,苍老的是容颜,但,厚重的是人生,积累的是阅历,走过的是风霜雨雪,留下的是蹒跚足音。

在时光打磨下,人会成为温润的玉,静而不言吸纳天地日月之精华;人会成为苍翠的松,吹风沐雪挺起刚勇苍劲之筋骨;人会成为参天的树,寒来暑往刻画纹路精美之年轮。

亲情流淌

春运,流动着四面八方的人,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情。

父母在哪里,这个节就在哪里过,祖孙几代若能在一起,就是这个节最大的欣喜。临近春节,在外工作、上学的游子的心便开始飞向了故乡老屋,那老屋里有自己的双亲。

回到故乡,在房前屋后走走,看着父母喜滋滋忙得不知所措,看着孩子们嬉闹着,看着那有些老旧的老屋,不由感叹,倘若双亲不在,或许自己再也不容易回来了,回来了也只是一个外来客而已。

亲戚间无事平常不见面、不联系,但过年了就要走动来往。晚辈带着礼品看望长辈,长辈给孩子压岁钱,相约正月里哪天你到我家去、哪天我到你家去,一顿家宴把一年没能说的话都说了。

春节的相聚是短暂的,转眼又要各奔东西,招一招手,期待明年再相约。

血缘是永远的。我们的一生,因为上学、工作或各种机缘,身边会有很多人,但这些人往往来了又走,不断变化,唯有亲人,根脉相连,永在身边。

一年之计

只有春节过了,甚至是出了正月十五,这一年才算真正开始。

听吧,在那些家庭聚会、走亲访友中,大家凑在一起谈的都是过完年怎么打算、怎么干,果农谈的是果树怎么种植,生意人谈的是怎么经营,年轻人谈的是怎么打拼、发展……

而对于中年人来说,经过春节的短暂休憩,又要直面新一年的种种责任,还要继续负重前行。工作岗位上要挑大梁,带着年轻人加油干;日益年迈的双亲要安排好生活、就医;孩子的事情更要打算好,毕业找工作、谈对象、买房子、看孩子;亲戚朋友有什么事还要帮一把……打算完这一切,夫妻俩就要相互照应、共同前行了……

过去经常说的就是吃完正月十五的饺子就上马,而现在,人勤春来早,企业、商家节后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早。一个春节,就是人们休整的驿站,是一次重新起跑的机会,成功的人,努力再攀高峰;失败的人,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寒冬过去,春天已然来临;冰雪融化,溪水又将欢腾;生机勃勃,万物生机盎然。

美好的一年拉开了序幕,无限的精彩、无限的美好在等着!

诗歌港

回家

李德庆

回家,回家
一年的最后一天
我踩着飘飘洒洒的雪花
噼噼啪啪的鞭炮
回到黄土地上生我养我的家

热腾腾的饺子,火辣辣的老烧
在父亲爬满老茧的双手下
满是醇香
和着母亲絮絮叨叨的家常
我要大口咽下
多少酸甜,几许苦辣
都在笑谈中蒸发,酒水里融化

于是,又一次
除夕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我要把父亲燃着的旱烟袋
母亲头上的白发
小心翼翼地请进我新春的诗行
醉人的乡愁啊
从一个窗口飘进另一个窗口
宛若夜空中璀璨的烟花

一年的最后一夜
在日渐年迈的父母身旁
那个儿时跌跌滚打的土炕上
我要以最舒服的姿势美美睡去
梦中,有关于童年的美好回忆
在心谷温柔绽放

一声乡音

王道芸

一声乡音,将心喊疼
冷冷的站台,留不住过往的人流
村口的老树,固守着原始的根
别意不同,来意不变
沉淀下来的东西
才是一生的追求
爆竹发出灿烂的光
一声脆响,是它寄出的邀请函
三十年的习惯未曾改变
攒足了劲,兜一腔热情
回村过年

冬雪

冯宝新

我是冬天的精灵
我来了
我要把温润、辛劳了一年的大地
紧紧地拥抱
把春的烂漫 夏的喧闹 秋的丰盈
交给岁月的过往收藏
用我魔法的双手
让大地上的一切生灵进入梦乡

我是冬天的精灵
我来了
我要用一封封洁白的信笺
轻轻地开启姑娘久闭的心扉
一把红红的小阳伞
徜徉在白茫茫的空旷
两行足印的笔墨
书写冬的诗行